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以及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多次用典强调创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不日新者必日退”。为进一步繁荣学术，本刊开辟新栏，我们非常荣幸地获得年逾古稀的张楚廷先生的大力支持。张楚廷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影响广泛，享有盛誉。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前所长喻岳青教授把张楚廷先生与匡亚明、朱九思、曲钦岳三位先生列为当代中国最优秀的大学校长。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张应强教授认为“中国教育界真正称得上教育家的，我认为张楚廷校长就是其中非常有名的一位，能够把‘校长’、‘学者’、‘教育思想家’这样一些称号集于一身的，更是凤毛麟角，但张楚廷教授是，且当之无愧。”本期张楚廷先生以教育随笔的形式与学界同仁交流思想，分享智乐。

## 议 CIT 格言\*

张楚廷

(湖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CIT 有句著名格言，说别人没说过话，做别人没做过的事。要说别人没说过的，做别人没做过的，前提是想过别人没想过的事项或问题。那个“别人”还应当包括从前的自己。CIT 格言反映了 CIT 看重创造。我们在课堂教学、学术讲座甚至日常交流中的幽默和诙谐，其实质也是创造。原创不同于一般创造，是另辟蹊径，是在一个崭新领域的开创。此外，发明与发现也有差别。中国古代科学多系发明，不属于发现性质的贡献，可能与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关。

**关键词：**CIT 格言；创造；原创；发现；发明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8874 (2015) 01-0039-03

### Some Views on a CIT Maxim

ZHANG Chu - ting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A CIT maxim says that one should say what others have not said and do what others have not done. The prerequisite of doing this is that one should think about the matters or problems others have not thought about. “Others” should include oneself in the past. This CIT maxim reflects that CIT values creation. Humorous and witty remarks in our classroom teaching, academic lectures or even in everyday communications are creation in essence. Origination differs from general creation in that it refers to blazing another trail and it is to open up in a brand new field. Besides, there is a difference between invention and discovery. Many inventions in science of ancient China do not belong to the contributions as discoveries. Probably it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our cultural traditions.

**Key words:** a CIT maxim; creation; origination; discovery; invention

CIT 即加州理工学院，是美国西部的一所私立大学，亦为世界最高水平的大学之一。中国学者钱

学森即毕业于 CIT。私立的 CIT，在二战中，亦曾为美国的国防服务。现在，我们从另一角度讨论它。

\* 收稿日期：2015-03-02

作者简介：张楚廷（1937-）男，湖北天门人，湖南师范大学前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名誉校长，主要从事教育哲学、高等教育学等领域的研究。

CIT有句著名的格言,说别人没说过的话,做别人没做过的事。

如果我们只是重复CIT的格言,就恰恰违背了CIT精神。对于我们,CIT就成了别人,而我们又去重复它的话,岂不正是说了别人说过的话吗?

我想,CIT有此格言,正反映了它看重创造。同样,我们若只是去重复,又正反映了我们不重创造。我觉得,至少还应加一句:想别人没有想过的题。要说别人没说过的,做别人没做过的,首先应是想过别人没想过的事项或问题。还可能在说中或做中继续想,但事先必有初步的想法。

不仅如此,那个“别人”还应当包括从前的自己,还不要说自己从前说过的话,不做从前的自己做过的事,从前做好事,现在不做了吗?现在要做更好的、更巧的事。从前说过的正确的话,现在不说了吗?现在要说更深刻、更新颖的话。

在课堂上,学生愿意听教师讲一些自己早已听过的话吗?甚至,教师将要讲些什么,他都估计得到,他会有兴趣听吗?他能聚精会神吗?对于大学生,书上已写清楚了,教师还有必要去重复吗?那岂不是照本宣科了吗?

即使跟别人聊天,总说一些早已说过的话,有意思吗?有新鲜感吗?不知什么缘故,我从小喜欢开玩笑,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大家在一起,就是要高高兴兴、快快乐乐的,那么严肃,那样绷着脸,有必要吗?谁欠了你几辈子的?然而,如果重复,就无笑料可言。

甚至在讲课中,在严肃的学术演讲中,我也是要说笑话的,把严肃的、严谨的学问编织在笑话中,效果必然更好,可是,这并不是轻而易举可以做到的。

有人认为我不仅常说笑话,而且有几分幽默,几份诙谐。也有些年轻一点的教师想学我这种幽默和诙谐,甚至问我:该怎么学?我答道:这不是向他人学来的,我就不是学来的。哪里来的?修来的,练来的。已经是一种习惯,一种挥之不去的生活方式了。幽默和诙谐是特别个性化的东西。

当然,在50多年前,我也因为爱说笑话吃了很多亏。但那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年代过去了,现在是可以自由说话的时候了,可以幽默、可以诙谐了,只看自己能不能做到。

如何做到?首先可能要多少知道一点,什么叫

诙谐?什么叫幽默?我初步想想,可能三个要素需要具备:联想,夸张,故事或情节。有人说我讲课有如单口相声,无非是因为相声有味,好笑;其实,也在于其中包含了这三要素。

诙谐与幽默只是一种形式,其实质在于自由思想、自由表达。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拥有个性,从而可能拥有幽默和诙谐。实质也在于,这是创造。创造总是有出其不意的,因而很有味,再加以有趣的表述,就可能是幽默或诙谐了。

特别说一下夸张的问题。所谓夸张,显然有夸大的意思,但夸大到不着边际了,就不科学了,也就没意思了。夸张本身并非目的,而是为了更便于了解更便于深入思考。

哲学与数学都具有夸张的品格。哲学家们大都认为自己把一切都说清楚了,这还不够夸张吗?他们从事哲学研究的目的是想把一切说清楚,否则,他自己不会甘心的。实际上,这也让哲学本身特别值得被关注。

数学也是很夸张的。它所说的点线面,都是被极端化了的。又正是这种极端化,导致了更深刻的研究,更普遍的适用。这就是恰当的夸张所带来的无穷多的好处。

曾有一位教授在听到他人指出他的一句话有点毛病的时候说:“世界上本没有什么绝对正确的话。”此时,我不得不问道:你刚才所说的这句话对吗?他答:当然对。我又问:总对吗?他又答:总对。好,总对,不就是绝对正确吗?你刚才不是说了一句绝对正确的话吗?他稍停片刻,便回答道:“除了这句话,再无绝对正确的话。”我继续说:你不是又说了一句绝对正确的话吗?

这位教授的问题出在哪里呢?他把相对绝对化了,在他那里,是绝对的相对。

还是黑格尔说得好:“哲学的历史就是发现关于‘绝对’的历史。绝对就是哲学研究的对象。”<sup>[1]</sup>怎么会没有绝对?我们还研究它呢。在与相对的关联中研究绝对,在与绝对的关联中研究相对。

夸张是为了更深刻地认识事物,而这正是哲学和数学所追求的,因而,它们具有夸张的品格。它们愿意跟绝对打交道,因而对相对有了更好的认识。

我认为我从多方面发展了CIT格言,但我也不会认为我已走到了绝对。

这里还说说,什么叫原创?我有没有原创?

我想，原创当然不同于一般创造，原创不是指工程技术方面的创造，不是已有理论的发展和推演，甚至也不是指基于已有理论产生的联想，不是指从未有过或从未见过，不是指相关领域的创造，而是另辟蹊径，在一个崭新领域里的开创。

有一个关于发现与发明的差别问题。我曾问过尊敬的杨叔子院士：是爱迪生更伟大，还是牛顿更伟大？他答道：都伟大。没过多久，他告诉我：当然是牛顿更伟大。

后来，我又问：是牛顿更伟大，还是亚里士多德更伟大？对此，他立刻回答：亚里士多德更伟大。

理由在哪里呢？爱迪生是发明的，而牛顿是发现的；牛顿虽是发现，但亚里士多德是更伟大的发现；牛顿是自然哲学家，而亚里士多德是哲学家。

中国古代科学多系发明，有四大发明，为人类作出了巨大贡献，但这不属于发现性质的贡献。缺少发现式、牛顿式的贡献。可能与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关。冯友兰先生有过这样一段分析，他说：“西方哲学从不证自明的‘公设的概念’出发，而中国哲学则从‘直觉的概念’开始。”<sup>[2]</sup>很具体的一个例子是，影响全世界几千年直至今日的《几何原本》不可能在中国产生，《几何原本》是典型的从“公设的概念”出发的学问。我们有零星的几何发现，有几何，却无几何学。

我们今天的理论、今天的哲学仍相当落后。这应当由今人来负责。为此，我们需要复兴，需要哲学的复兴。在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中，从哲学复兴做起，也需要从每个人自己做起。无论自己的哲学

底蕴怎样，无论自己的才气怎样，凭着一颗民族之子的心，努力吧，为让哲学成为我们民族的事业而努力吧。

我写过一本《哲学原理》，有创造，但不能算原创。我写过一本《高等教育哲学》，虽然我认为这本书比美国学者布鲁贝克的同名著作写得好很多，但也不属于原创。我的《课程哲学》算不算原创呢？类似的主题的著作，中外均未见过。如果说原创，这一本是不是沾了一点边呢？可能还需要看他人如何评价。

我不怀疑我的创造性，恰如我不怀疑人类具有创造的本性那样。我在人中，所以我也创造着，并努力让人类的这种本性充分发掘出来。如果要有原创，就更需要努力了。

既然我对 CIT 格言还作了许多补充，我当言必行，不断追求创造；既然我要求自己的今天跟自己的昨天也不同，很可能就增多了我创造的机会。趁着脑子还管用，就不断运转吧，不要枉对了祖宗和父母赐给自己的这副最宝贵的脑子。

#### 参考文献：

- [1] [德]黑格尔. 小逻辑[M]. 贺麟,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0.
- [2] 冯友兰. 中国哲学简史[M].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300.

(责任编辑：赵惠君)